

回归凯恩斯

——写于《通论》发表 70 周年

龚 刚*

摘 要 “充分信心的预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通论》可以看成是对新古典这一假设之革命。凯恩斯的产量决定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乘数过程，该乘数过程也同时反映为一个市场交易过程：Javits 中心的交易日。与新古典理论所隐含的交易过程，即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相比，Javits 中心的交易日似乎更接近现实，而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很好地解释了货币的循环。对于凯恩斯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其微观基础不存在，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凯恩斯理论更适合于解释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 充分信心的预期，市场交易过程，货币循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一、引 言

70 年前，凯恩斯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堪称经济学说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¹《通论》的发表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其后，它便很快地在西方传播开来。凯恩斯所提出的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是被各国政策竞相采用，以解决经济中所出现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凯恩斯思想流入中国，并或多或少地被政府用于调控本国的宏观经济。

然而，凯恩斯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代表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断挑战。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这样一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将无法体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至理名言。正因为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主流社会一向引以为豪的价值观相冲突。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如 IS-LM 模型和 AS-AD 模型，其理论体系不够完整（如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300071。电话：(010) 62788147。E-mail: gongg@sem.tsinghua.edu.cn。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给本文所作的评论。文责自负。

¹ 参见 Keynes (1936)。

缺少对微观基础的讨论),而《通论》本身又极为晦涩难懂。由上述原因所招致的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间不断的争论使得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显得极为混乱、复杂而又极具争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西方所流行的各种不同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如 Barro (1997) 和 Blanchard (2000) 等,不仅在内容安排上,同时在作者的门派倾向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尽管许多学者并不排斥凯恩斯主义,甚至也认同与新古典学派相比,凯恩斯理论更适合于中国,但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时,他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

本文中,我们将对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即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我们认为,两大学派的主要区别来源于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首先我们将回顾新古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批判。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该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是要揭示该理论体系中有关经济人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此假设是新古典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关键。然而,这一假设是否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新古典学派这一假设的革命。接着我们将讨论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体系,并尝试着理清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一些盲点,回答人们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最后我们将讨论两大学派的理论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提出凯恩斯主义更适合中国。

二、充分信心的预期:新古典的批判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对于一种给定的产品,我们被告知有两条相应的曲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它们分别反映了在不同价格(包括非均衡价格)水平下厂商和家庭所“愿意”的供给和需求。通常情况下,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供给曲线则向上倾斜。两条曲线的交点被称之为均衡点。该点上供给等于需求,市场得以出清。而与该点相对应的价格则被称为均衡价格。当市场处于非均衡时(即供给不等于需求时),价格会自动调整,并趋于均衡。此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一般的产品市场,同时也适用于要素(如劳动力)市场。

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引以为豪的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它们都是通过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而导出的。因此,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经济人行为的基本特征:理性和自私。为了使我们对新古典体系下经济人行为的这种理性和自私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新古典体系下经济人的决策是如何推导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

(一) 家庭决策

首先，我们将讨论家庭决策。给定产品价格 $p_i (i=1, 2, \dots, n)$ ，家庭将选择需求 x_i^d 使得

$$\max U(x_1^d, x_2^d, \dots, x_n^d), \quad (1)$$

并满足约束条件

$$p_1 x_1^d + p_2 x_2^d + \dots + p_n x_n^d \leq y, \quad (2)$$

以上， $U(\cdot)$ 为家庭的效用函数； n 为产品种类的数量； y 为家庭收入。该模型的求解能使我们导出家庭对产品 i 的需求函数：

$$x_i^d = D_i(y, p_1, p_2, \dots, p_n). \quad (3)$$

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两点：第一，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被告知收入 y 是给定的。显然，这是把家庭的消费决策孤立起来。然而，如果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体系出发，我们会发现收入来自于家庭的要素（如劳动力）供给。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家庭的要素供给是给定的，即体现为天然禀赋。这样，收入 y 就可以定义为

$$y = \omega_1 l_1^s + \omega_2 l_2^s + \dots + \omega_m l_m^s, \quad (4)$$

以上， m 为要素种类的数量； $\omega_j (j=1, 2, \dots, m)$ 为要素 j 的市场价格； l_j^s 为要素 j 的供给。

第二，家庭在作决策时，它并不考虑给定的产品价格 p_i 和要素价格 ω_j 是否为均衡价格。

(二) 厂商决策

我们现在考察某一生产产品 i 的厂商。它的决策可以表示为：给定产品价格 p_i 和要素价格 ω_j ，选择要素需求 l_j^d 和产品供给 x_i^s 使得

$$\max p_i x_i^s - (\omega_1 l_1^d + \omega_2 l_2^d + \dots + \omega_m l_m^d), \quad (5)$$

并满足约束条件

$$x_i^s = F(l_1^d, l_2^d, \dots, l_m^d), \quad (6)$$

以上， $F(\cdot)$ 可以看成是企业的生产函数。对该模型的求解能使我们导出厂商对要素 j 的需求函数和产品 i 的供给函数：

$$l_j^d = d_j(p_i, \omega_1, \omega_2, \dots, \omega_m), \quad (7)$$

$$x_i^s = s_i(p_i, \omega_1, \omega_2, \dots, \omega_m). \quad (8)$$

显然,企业在作决策时,它同样不会考虑所给定的产品价格 p_i 和要素价格 w_j 是否为均衡价格。

(三) 充分信心的预期——新古典的基本假设

从上述对家庭和厂商决策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实:

第一,无论是家庭还是厂商,它的最优化过程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决策:供给和需求。而且,两种类型的决策是同时做出的。给定有关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无论是否为均衡价格),厂商一方面会做出产品的供给决策,另一方面则做出其要素的需求决策。同理,家庭一方面会做出消费的需求决策,另一方面则做出要素的供给决策。

第二,就同一经济人而言,其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能否都得以实现。例如,家庭需求决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在当前的产品价格水平下家庭能否购买到它所愿意购买的产品数量,同时更取决于它能否在当前的要素价格水平下出售它所愿意出售的要素供给。

第三,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无论是产品价格还是要素价格都是给定的。家庭和厂商并不考虑这些给定的价格是否为均衡价格。

第四,上述决策过程仅仅是一种臆想的确定过程。决策并非意味着交易,唯有交易才能体现决策的有效性,没有交易的决策并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

第五,尽管在模型中,同一经济人的供给和需求决策是同时做出的,然而在现实中,与此相对应的两种交易——出售和购买——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背后隐藏着经济人(企业和家庭)在作决策时所持有的一个关于预期的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一假设称之为“充分信心的预期”。

充分信心的预期 给定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无论均衡与否),家庭和厂商预期它们可以出售(或购买)任何数量的其愿意出售(或购买)的产品和要素。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上述所谓“任何数量”是指家庭和厂商通过优化过程所得出的最优数量。我们以“厂商愿意出售的产品数量”为例(见图1)。

假如企业因生产函数的不同,其可能的供给曲线为图1中的 S_1 , S_2 或 S_3 。显然,它们是因不同的生产函数由企业的最优化过程(5)——(6)而导出的。于是,在给定的产品市场价格 P 下,企业愿意出售的产品数量分别为 Q_1 , Q_2 和 Q_3 ,即给出不同的供给曲线,我们会有不同的最优产量。特别地,当存在规模效益不变使得企业的边际成本为常数时,企业的供给曲线为图中的 S_4 ,此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有可能为正无穷。按照充分信心的预期假设,无论最优产量为多少(甚至正无穷),企业都预期它可以出售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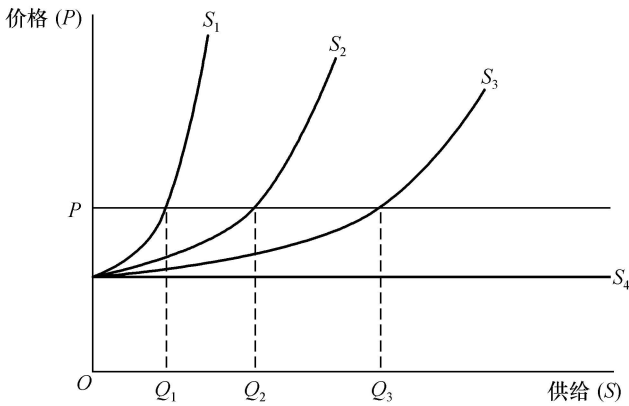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

显然，这一关于经济人预期行为的假设并不适合于一个充满波动、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的经济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却正是凯恩斯经济学所设想和研究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关于“充分信心”的预期假设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足够关注。然而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似的思想火花。例如，Weintraub (1977: p. 4) 曾经把经济人有关供给和需求决策的同时性称之为“谜” (anomaly)；而 Clower (1965) 等则把新古典学派所定义的消费收入 [见(4)式] 称之为“概念上的收入” (notional income)，而其需求则称之为“概念上的需求” (notional demand)，使之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 相区别。

(四) 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经济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是假定其所提出的供给和需求（由最优化过程导出）都能得以实现，无论当前的市场价格是否为均衡价格。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决策的实现有赖于市场的交易。如果市场的交易使经济人的决策经常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人将改变其决策方式。因此，对于交易过程的研究是评价新古典决策理论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浩瀚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瓦尔拉斯曾经对市场交易过程的研究有过重要的贡献（参见 Walras, 1874）。更为惊奇的是，前文所述的关于经济人的供给与需求决策能在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交易模式中得到充分的实现。为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瓦尔拉斯的交易模式。

假定经济社会只存在着一个市场，这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必须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市场有众多的参与者：买方和卖方。然而，当他们来到市场时，却发现他们之间很难相互进行交易，因为首先他们都无法确定交

易价格。所幸的是，市场中存在着一个管理者 (auctioneer)，他的作用在于报价、调价直至得出均衡价格。

所有的交易者都必须遵守如下规则：当市场管理者报出一组价格以后，他们必须在该管理者所发下的表格上如实地填写在该组价格条件下他们所愿意购买和出售的产品数量，即使他们知道该组价格并非一定是最后的成交价，即均衡价格；即使他们知道这种填报过程需要重复多次。

当市场管理者获得各交易者呈报上来的表格后，他将计算出在该组价格下交易者的供给和需求，并据此做出相应的价格调整：当某种产品的需求大于其供给时，价格上调；反之则价格下调。由此，我们的市场管理者可以报出一组新的价格并等待交易者新一轮的填报。

瓦尔拉斯声称，如果交易者按照上述规则参与市场交易，那么在反复多次进行此过程之后，我们的市场管理者必将得出一组均衡价格：在该组均衡价格下，所有产品的供给将等于它们的需求。²

我们很容易发现，交易者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不受约束地按现有的报价填报他的供给和需求，而无须顾忌他所填报的供给和需求是否能得以实现。交易者知道这种填报过程仅仅如同一场游戏，所以他也无须对自己的填报负责。而只有当均衡价格被报出以后，交易才被允许按均衡价格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报价和调价过程仅仅是一个均衡价格的确定过程，它并没有涉及当均衡价格确定以后交易该如何进行。事实上，即使在均衡价格确定以后，交易者也许仍然很难在众多的交易者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伙伴，因此交易过程远未完成。有关问题我们将在下文继续予以探讨。

然而，这一交易模式也许只能算做众多传统交易模式中的一种，而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正如奈尔所指出的，“现在已经没有人把这一被埃奇沃思 (Edgeworth) 称之为‘讨厌和令人无法相信的过程 (noisy and unconvincing dynamics)’看成是对交易过程的一个真实写照” (Nell, 1980: p. 113)。

(五) 凯恩斯陷阱

现在让我们的经济人离开瓦尔拉斯的交易市场，来到一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 (但似乎又充满机遇和诱惑) 的经济社会。很显然，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中，假定我们的理性经济人不具备“充分信心的预期”。

当我们的经济人来到这一经济社会时，他会从事两种类型的交易：买和卖 (或购买和出售)。然而到底是先买后卖还是与此相反？新古典学派的经济

² 需要说明的是，瓦尔拉斯并没有利用数学方法来证明这一结论。这一工作则由近代数学家阿罗和德布鲁完成。他们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有关“买”和“卖”的决策是同时做出的。Weintraub (1977) 曾经把新古典学派这种买卖决策的同时性称之为“谜”，而非均衡经济学大师贝那西则更是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例如，在他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的第四章中³，他对经济人在不同市场上从事的交易行为进行了时序上的排列。通过这种方法，他揭示了某一“初始扰动” (initial disturbance) 在各个市场所引起的“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然而，在第七章中，他又放弃了这种时序，并重新回到了一致性的假设。在他看来，尽管现实中经济人是有序地访问着一个一个的市场，然而在研究中以同时性的方法描述这种行为却是绝对标准的 (Benassy, 1982: p. 63)。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无论如何，就某一经济人而言，交易毕竟是有序的。接下来，我们将尝试着回答前面所提出的“先买还是先卖”的问题。首先，不妨假定我们所考查的经济人（家庭或厂商）是先买后卖。如果此种情况成为可能，那么我们的经济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约束：（1）他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其购买；（2）他必须能够预期到他可以出售与此购买行为相关的产品或服务。

显然，如果我们的经济人并不具有充分信心的预期，则第二个条件不能满足。此时即使他有足够的资金（如采用借款等）来支付他的购买，他仍然会首先从事他的销售活动（如获得合约和定单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经济社会中，企业即使拥有足够的资金，它也不可能为一些无法确定销路的产品去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同样地，在无法知道是否可以出售，或者可以出售多少要素服务的情况下，家庭也不可能计划和从事其消费。

因此，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经济社会中，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首先从事他们的销售活动，即大家都会先卖。然而，假如所有的交易者都将先卖后买，那么经济社会中的需求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人试图首先需求，则整个经济系统将不会运转。就新古典学派而言，这是凯恩斯因强调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而为新古典设下的一个理论陷阱，我们不可能在新古典的理论体系中解决此一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

三、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之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隐藏着一个关于经济人预期行为的假设，即所谓“充分信心的预期”。我们同时指出，这样一个关于经济人预期行为的假设并不符合一个充满波动、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的经济社会。而正

³ 参见 Benassy (1982)。

是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却是凯恩斯经济学所设想和研究的。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为了使读者对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不妨模仿一下瓦尔拉斯,构筑一个关于交易过程的故事。

(一) Javits 中心的一个交易日——虚构的故事

假定我们所考虑的经济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称之为交易中心。在那里,人们按已公布的价格(如价签上标示的价格)进行交易。⁴然而与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无须让所有的交易者都集中在一起听从市场管理者的报价。事实上,整个中心被划分成不同的场地和摊位,被不同的厂商所租用。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生产相同类型产品的厂商,他们的摊位被要求放在一处,以保证价格的传递是有效的(尽管各个厂商的生产基地分散在全国各处)。这样一个交易中心很像美国纽约的 Javits 中心和中国广州的广交会,在那里,经常会有不同的交易会和展示会。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一个特殊的星期一,它具有如下特点:(1)所有的生产合约(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个人之间)都已到期,因此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已在上星期五停止。(2)各个厂商都有一定数量的存货,使得它们无意进货或生产更多的产量(如果没有新的订单)。(3)每个家庭都有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一定数量的存款及现金。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来到中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它必须出售自己的存货或获得新的产品订单;第二,它必须购买新的投入以用于生产。然而,由于所有的生产合约都已过时,而存货又是足够的,因此它的首要任务是销售,即它必须首先守在自己的摊位等候买主的到来。只有在获得新的订单(或其存货减少到一定数量)时,它才会考虑购买新的投入(或进货)。

就家庭而言,由于它们的工作合约已经到期,未来能否有新的工作仍然未知,而与此同时,它们又有足够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它们来到市场的目的首先在于出售自己,以获得新的工作合约。如果成功,它们也许会使用口袋里的钱买点奢侈品回家享用。

我们试想,在此种情况下,整个交易中心应该是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因为每一个经济人(厂商和家庭)都在等待——等待买主的到来,等待出售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等待自己的买主首先出现,那么交易又如何启动呢?

由此看来,为了打破这一潭死水,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殊的交易者来到中心,该交易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只买不卖,或先买后卖。现实中有没有这样

⁴ 关于价格的决定我们将在随后予以讨论。

的交易者呢？有！他们是投资者、政府和出口商。投资是一项长期支出，它的回报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无须以近期的生产合约为必要条件，况且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同样需要一段时期；而对政府和出口商来说，显而易见地，他们的交易目的只是为了购买。正因为如此，对于这三项支出——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人们给予一个特殊的名称，即所谓的“自需求”（autonomous demand）。

现在，假定我们的投资者来到某一建筑公司的摊位。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敲定生意：由该建筑公司承建一座大楼。于是，该建筑公司的经理们便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不停地穿梭于各个摊位间以订单和合约的形式购买建楼所需的钢材、水泥和人工等。接着，那些生产钢材、水泥的厂商及刚签下新合约的工人们也开始活跃，他们欣喜地来到各个摊位前提出自己的需求。于是我们看到整个交易中心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如果没有新的自需求产生，这种繁荣的景象不可能持久，因为由我们那位投资者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通常被称之为“引致需求”（induced demand）使其与自需求相区别——最后会收敛于零。⁵因此，当所有的反应归于平息后，我们的交易中心将重新陷入死寂——在希望中等待着新的自需求者的到来。

我们可以称这一反应上的静止为均衡。它不同于通常的供需均衡，它是经济社会对我们先前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反应所达到的均衡。显然，它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均衡。

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静止可以在现实社会中观察得到。事实上，我们的交易中心恐怕没有静止之时（除了周末）。因为经常会有新的自需求者来到我们的中心，使得在前任自需求者所引起的反应静止之前，又激起一轮新的需求连锁反应。而每一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均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区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区分）某项交易是对哪项自需求的反应。然而，在经济分析中，我们不妨把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交易和需求想象成是由以前的某项或多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

我们把由某项自需求所引起的反应（体现为一系列的引致需求）称之为由该项自需求所带动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我们的故事尽管简单抽象，然而它反映了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本质。而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通常又被称之为“有效需求理论”或“乘数理论”。

（二）从货币循环看 Javits 中心的交易日——进一步的讨论

上述对 Javits 中心交易过程的讨论也可以看成是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循

⁵ 有关这一收敛结论的证明将在随后给出。

环和流动。

无论是传统的凯恩斯还是新古典理论，都是把货币看成是一种存量，并进而用供给和需求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然而，货币既是存量，也是流量。作为存量的货币，它也同时伴随着交易在不同的经济人之间循环往复。那么，货币的循环是如何进行的呢？

对于货币循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魏克赛尔的《利息与价格》。⁶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货币微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可以看成是沿着魏克赛尔的思路所进行的。为此，我们的讨论也将从魏克赛尔最著名的“三角”困境开始。

首先，让我们重新回到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假定我们神秘的市场管理员通过报价和调价，使得现有的市场价格等于均衡价格。这样，他就完成了使命，离开了自己的舞台。接下来，各交易者之间将在给定的均衡价格下展开交易。考察三个经济人：A、B和C。其中经济人A所拥有的商品（商品A）由经济人B所需求；B所拥有的商品（商品B）由C来购买，而经济人C的商品（商品C）则为经济人A所忠爱（见图2）。此时，交易将如何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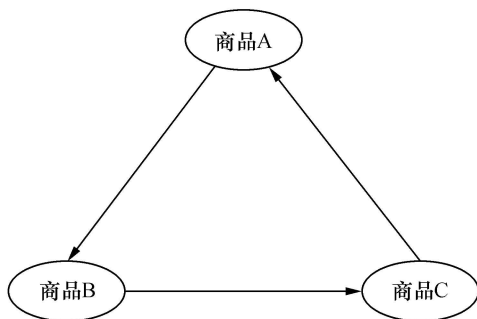


图2 魏克赛尔的“三角”困境

第一，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货币，此时交易将非常困难。因为交易者A所需求的并不是B所愿意供给的，尽管B所需要的商品由A提供。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交易者手中有货币，但仍然存在着一个谁将首先购买（或付出）的问题。作为一个一般的交易者，如本例中的A、B和C，他们来到市场不仅为了购买，同时也为了出售。于是，如果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其中任何一个人会首先购买——如果A首先向B购买，而C最后没有向A购买，则A有可能破产。然而，如果没有人愿意首先购买，则交易就不可能展开，货币也就不可能流动。这使我们重新回到了前文 Javits 中心交易日的开始。

魏克赛尔的“三角”困境的例子再次证明，为了使交易得以展开，我们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交易者，他来到市场的目的只是为购买，而不是出售，只

⁶ 参见 Wicksell(1898)。

是付出而不是收入。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现实中，这样的交易者确实存在，他们是投资者和其他自需求者。投资者（和其他自需求者）的购买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资金（或货币）的注入，从而成为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循环的起点（这里，所谓的实体经济由一般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所构成，它并不包括金融和货币市场）。

现在考察图 3。投资者的支出 I 可以被理解为货币循环流程的起点。当交易完成以后，该部分货币从投资者的存款账户中流入相关企业（第一轮企业）的账户。这将使这些企业的生产 $v_1 = I$ 得以实现，并产生相应的利润。利润中的一部分 π_1 将成为企业的利润留存，并存留在企业的账户上，从而退出循环。收入中的其余部分，包括支付的劳动力工资 w_1 、利润分红 d_1 和购买的原材料 m_1 ，则分别流入相关家庭（第一轮家庭）和相关企业（第二轮企业）的存款账户中。其中，家庭收入 $y_1 = w_1 + d_1$ 中的一部分 c_1 将用于消费，从而流入相关企业（第二轮企业）的账户之中。而其余部分 s_1 则成为家庭储蓄，从而退出循环。现在，流入第二轮企业的货币金额为 $c_1 + m_1$ 。它相当于第二轮企业的收入总额 v_2 。显然，它们中的一部分 π_2 将成为利润留存而退出循环。其余部分则继续循环，分别流入第三轮企业和第二轮家庭的存款账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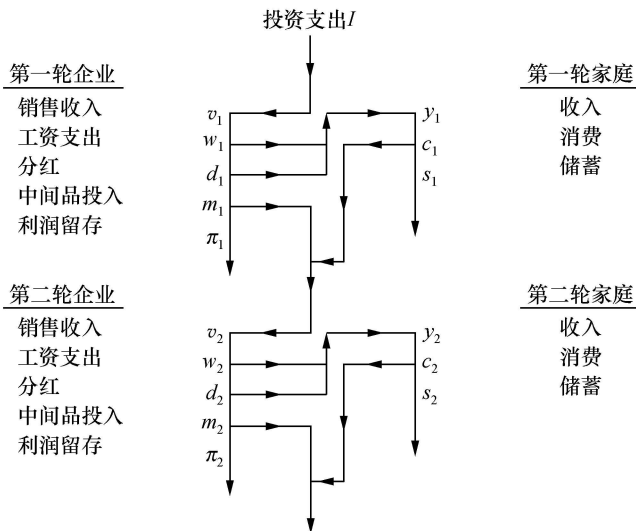


图 3 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循环

我们可以想象，此种循环将不断持续下去。然而，由于在每一轮的循环中，总有一部分货币以储蓄（包括企业的利润留存和家庭储蓄）的形式被滞留下来从而退出循环，市场中流动的货币将越来越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新的货币通过投资及其他自需求的形式注入，则货币循环最终将收敛于 0，于是我们证明乘数过程是收敛的。这也同时意味着储蓄（即从循环中退出

的货币)必将等于投资(即一开始注入市场并启动循环的货币)。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上述关于货币循环的讨论只涉及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我们并没有考虑金融和货币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假定投资者有足够的存款,使得他们能够支付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然而,投资者的资金又从何而来?或者说,投资者是如何筹资的?筹资使得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得以流动和循环!关于货币循环更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龚刚(2005,第十四章)。

(三) 基本假定

我们已经通过一个关于市场交易的简单而抽象的故事对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或有效需求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交易过程也意味着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循环。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由这一交易过程所反映的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下,产量由生产能力所决定。图1中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或最优产量)显然与生产能力有关。在宏观上,这可以体现为产量由生产函数决定。然而,按照凯恩斯理论,产量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如下几个假设基础上:

假定1 家庭以现已实现的收入(realized income)而不是概念收入为基础作消费决策。同理,企业的产量决策受产品市场需求的约束。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所谓企业的市场需求可以体现为订单、合同,或者在具有足够信息条件下对需求的估计。显然,家庭和厂商的这种决策思维反映了凯恩斯所一再强调的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正是经济社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和厂商对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从而使得他们在作决策时不得不小心谨慎。企业和家庭在上述情况下所提出的需求可以理解为有效需求,这与前文所讨论的新古典学派的概念需求具有质的不同。

假定2 企业有足够生产能力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一般情况下存在着生产能力的过剩。因此,需求的实现不受供给的约束。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生产能力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首先,如果考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数据,生产能力利用率(或资本设备利用率)在制造业一般都在80%左右,而且从来没有超过100%。其次,生产能力利用率的确定本身也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因为它显然取决于资本设备的运转时间。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八小时运转来统计计算,那么如果考虑加班加点,实际最大可能的生产能力可以远远大于由统计所得出的生产能力。这也同时说明现实中有关生产能力对需求的约束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定3 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策是分开的。价格在企业决定产量的过程中

可以认为是给定的。

许多教科书在论述凯恩斯理论体系时，都假定价格不变。这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认为凯恩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种价格刚性的基础上，正是由于价格的刚性（即价格不变）才使得经济处于非均衡。如果离开了价格的刚性，让价格能随供求压力上下浮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就不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并不受价格是否允许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的考虑是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过程是分开的。关于凯恩斯的价格理论，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讨论。

四、微观基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伪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的产量决定理论（或有效需求理论）可以看成是在对新古典假设“充分信心的预期”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该理论，产量的决定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乘数过程。该乘数过程同时也可以反映为一个市场的交易过程，即我们所说的 Javits 中心的交易日。与新古典理论所隐含的交易过程，即瓦尔拉斯的交易过程相比，Javits 中心的交易日似乎与现实更为接近。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能很好地解释货币的循环。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批判，而其中最为主要的批判是指凯恩斯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里，所谓缺乏微观基础是指凯恩斯体系中的许多行为方程并没有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那样，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中导出。此种形式的分析通常被看成是违背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传统凯恩斯理论这种缺乏微观基础的“弱点”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严谨，凯恩斯理论的这一“缺陷”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那么，凯恩斯理论真的缺乏微观基础吗？事实上，所谓“缺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而完全有可能是还没有被发现，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揭示——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实际上，正是对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的研究，形成了当今经济学领域的两大学派之一：新凯恩斯学派（New Keynesians）。⁷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部分新凯恩斯理论对凯恩斯微观基础的研究。

⁷ 另外一个学派为现代新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该学派的研究是为了建立以传统完全竞争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其代表理论为实际商业周期(RBC)理论。有关文献综述请参见龚刚(2004)。

(一) 价格决定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产量和价格的决定过程是分开的。这里,我们将首先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即新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近年来最为主要的贡献。⁸

首先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企业必然是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而不是完全竞争企业。一个完全竞争的企业不仅具有完全充分的信心,即相信其最优产量能在给定的市场价格下出售出去,同时它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因此,当我们讨论企业的价格决策时,我们所涉及的企业自然是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与此同时,垄断或垄断竞争企业按所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作决策,这和凯恩斯关于企业的产量决策受市场需求约束的思想是一致的。

假定一开始,企业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为 D_0 (见图4)。注意,就企业而言,真实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不可知的。因此,它只能按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作决策。假如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为 MC , 边际收入曲线为 MR_0 , 则企业一开始所制定的最优价格为 P_0 。我们可以想象当企业确定好最优价格 P_0 以后,它会把最优价格 P_0 公布出去,例如,把它印在菜单和价签上,或刊登在广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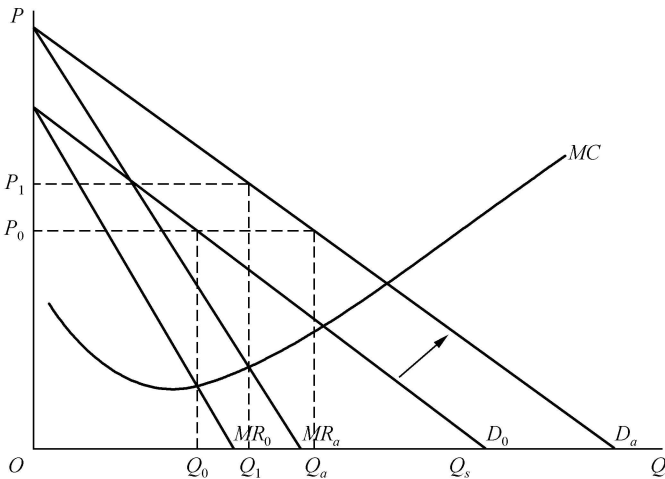


图4 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

现假定在企业所公布的价格 P_0 上,市场的实际需求为 Q_a 而非 Q_0 , 则有理由相信,企业这时会对自己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做出调整。假定调整后的预期市场需求曲线为 D_a , 此时,企业新的最优价格应为 P_1 。现在我们所要

⁸ 关于新凯恩斯价格黏性理论的经典文章可以参见 Calvo(1983), Rotemberg(1982), Mankiw(1985), Woodford(2003)和 Christiano, Eichenbaum and Evans(2005)等。

问的是：企业是否会即时调整到新的最优价格 P_1 ？

需要说明的是，调整价格不是没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菜单成本 (manual cost)，如重新制定产品价目单 (菜单) 所需的印刷费用等，同时也包括因不断更改价目表所造成的企业形象损失。显然，从形象损失上看，调整成本与调整的幅度和频率有关。调整幅度越大，形象损失就越多。例如，消费者也许能够接受 5% 的价格上调，但很难忍受 100% 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调整的频率越高，形象损失也会越多。偶尔的调价一般能被客户所包涵，一个价格多变的企业则最终会被客户所抛弃。有理由相信，当这种调整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对价格进行调整，即使它知道当前的价格并非最优。

由此可见，在新凯恩斯的价格黏性模型中，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对价格的调整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或者说，价格的这种调整可能是黏性的：价格的调整既不及时，也不会一步到位 (即不会一下子调整到最优)。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价格变化模式称之为价格黏性。

(二) 有界限的理性：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微观基础

我们接着讨论凯恩斯产量决定理论的微观基础。我们知道，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产量由需求决定。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凯恩斯的这种产量决定理论并不是没有微观基础的。事实上，正如 Gong and Semmler (2006) 所分析的，这种按需求决定的产量决策同样可以理解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只不过这里的“理性”应该被看成是“有界限的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即在产量决定的最优化模型中，新增一个关于市场需求的约束条件。正是这个约束条件使得经济人不再具备充分信心的预期，从而更接近现实——与新古典的经济人相比，其理性程度更高。

给定产品和要素价格 P 和 W 及市场需求 Y^d ，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企业的产量决策问题可以写成

$$\max PY - WL \quad (9)$$

受约束于

$$Y = f(L), \quad (10)$$

$$Y \leq Y^d. \quad (11)$$

以上， Y 为企业所要生产的产量， $f(\cdot)$ 为生产函数，其中资本存量为给定值，从而劳动力 L 为唯一可变的要素。显然，如果没有约束条件 (11)，这一决策问题与新古典的产量决策没有任何区别。

在我们开始求解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所给定的价格 P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凯恩斯体系下，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是分开的。与此同

时, 我们已讨论了新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我们可以假定这里的价格 P 已经由该模型所决定, 并且已被企业所公布。企业正是在这种给定的价格条件下来进行产量的决策。因此, 尽管我们的模型(9)–(11)看上去如同完全竞争型的产量决策模型⁹, 然而, 我们仍然不应把这里的企业理解成一个完全竞争型企业, 企业的垄断性体现在它的价格决定上。

首先, 让我们撇开约束条件(11), 从而回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由于这里的成本仅来自于劳动力, 而劳动力又通过生产函数与产量直接相关, 即 $L = f^{-1}(Y)$, 于是, 企业的成本函数 $c(Y)$ 可以写成

$$c(Y) = Wf^{-1}(Y), \quad (12)$$

将其代入目标函数(9), 我们得到如下一阶条件:

$$P = MC(Y), \quad (13)$$

以上, MC 是企业的边际成本, 即 $MC(Y) = c'(Y)$, 其中, $c(Y)$ 由公式(12)给出。公式(13)表明, 如果我们不考虑市场需求对产量的约束, 企业的最优产量应该在边际成本等于产品的价格处到达, 令这一最优产量为 Y^* 。显然, 我们可以把这一最优产量 Y^* 看成是新古典的最优产量, 它是无界限的, 即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只有当经济人持有充分信心的预期时, 他(她)才会考虑按这一产量 Y^* 进行生产。

现在, 我们开始考察加入约束条件(11)。此时, 经济人不再具备充分信心的预期, 从而其产量受市场需求 Y^d 的约束。图5为我们分析了企业在此种情况下的产量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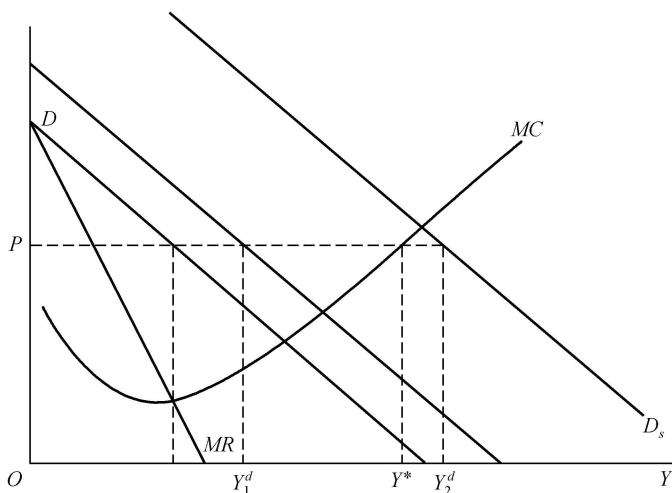


图5 有界限的理性: 凯恩斯体系下的产量

⁹ 当然,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约束条件(11)。

在图 5 中我们假定，一开始企业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为 D 。给定这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和由此导出的边际收入曲线 MR ，我们得到企业所制定的价格 P ，我们假定这一价格已被公布，从而企业的产量决策是在给定的 P 情况下做出。如果企业具有充分信心的预期，这时它的产量将为 Y^* ，即产量满足条件 (13)。

现假定在企业所公布的价格 P 上，市场的实际需求为 Y_1^d ，即 $Y^d = Y_1^d$ 。显然，由于此时 $Y^d < Y^*$ ，而约束条件 (11) 告诉我们，实际生产的产量 Y 必须小于或等于 Y^d ，于是企业会选择在 Y^d 上进行生产。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在企业所公布的价格 P 上，市场的实际需求为 Y_2^d ，即 $Y^d = Y_2^d$ 。注意此时 $Y^d > Y^*$ 。由于当产量超过 Y^* 时，其边际成本会大于边际收入，因此企业会选择在 Y^* 上进行生产。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决策问题(9)—(11)的解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Y = \begin{cases} Y^d, & Y^d \leq Y^* \\ Y^*, & Y^d > Y^* \end{cases}$$

以上， Y^* 满足公式 (13)。

(三) 生产能力过剩的假设

这里，我们还想说明的是，在图 5 中，如果我们按照传统，把市场的供给定义为给定的价格条件下企业所愿意出售的产量，则当价格为 P 时，供给为 Y^* ，于是，在垄断竞争情况下，市场一般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只有当企业在制定价格时过分低估了市场的需求，如在图中实际的市场的的需求曲线为 D_s 时，供不应求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注意，此时企业的供给为 Y^* ，而市场需求则为 Y_2^d 。

上述分析为我们佐证了前文的假设 2，即企业一般会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过分的供给显然是与企业在制定价格上的垄断行为分不开的。于是，我们再次证明，凯恩斯的微观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企业行为基础上，凯恩斯理论体系下所设想的微观企业是垄断或垄断竞争的。

六、凯恩斯主义更适合中国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学派——其主要区别来源于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这种完全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制度安排和规模上，同时经济人对经济社会充满着信心：他们相信在给定的市场价格条件下，他们总是能够出售自己所愿意的供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将无法体现经济人充分信心的预期假设。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企业制度和行业特征;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全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未来对它们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市场的价格调整也通常具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减少失业和修复市场的失衡,特别是当这种失业和失衡达到足够大的时候。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哪一种更适合当代中国?

第一,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只能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市场机制的活力,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远非完善,不完全竞争、垄断及信息传递的非完全性显然存在。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所推动的。而投资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投资(其中不乏大量的重复投资、盲目投资和过分投资)已经使得产品市场上的生产能力极为过剩。¹⁰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更类似于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供给过剩的非均衡市场经济。在这样一种供给过剩的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很难有充分信心预期。正因为如此,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更适合于中国,特别是当我们分析短期的经济波动时。

第二,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凯恩斯理论更具有数据检验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现代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如RBC理论等)在计量检验方面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¹¹另一方面,实践中,各个政府机构和有关单位所采用的用于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宏观计量模型大多具有凯恩斯的特点。在中国,具有数据检验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也已开始出现,并成功地被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有关文献请参见龚刚(2006)、龚刚和林毅夫(2007)以及高坚和杨念(2007)等。

第三,尽管凯恩斯理论体系在结构上似乎并不完整,似乎缺乏明确的微观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微观基础不存在,事实上,我们也许还没有发现它,还没有构筑它,而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看到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已经为凯恩斯理论中的个别行为方程提供了一定的微观基础。例如,凯恩斯理论体系下的价格理论可以由新凯恩斯的黏

¹⁰ 注意,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同时也高于GDP增长率。

¹¹ 参见龚刚(2004)对RBC理论的综述。

性价格模型来进行解释；其产量决定理论则可以用一个“有界限理性”模型来进行表述。而传统上具有微观基础的消费模型，如费雪的跨时期消费模型等并没有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形成实质性的挑战。¹²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讨及发现凯恩斯其他理论（如投资理论等）的微观基础（事实上，作者已经构筑过一个与中国目前信贷体系相适应的投资优化模型，参见龚刚和林毅夫，2007）。

综上所述，与新古典相比，凯恩斯理论更适合于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值此《通论》发表70周年之际，我们呼吁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Barro, R., *Macroeconomics*, 5th ed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 [2] Benassy, J., *Economics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 [3] Blanchard, O., *Macroeconomic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2000.
- [4] Calvo, G.,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3, 12(3), 383—398.
- [5] Christiano, L., M. Eichenbaum, and C. Evans, “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Shock to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1), 1—45.
- [6] Clower, R.,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Hahn, F., and F. Brechling (eds.):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1965.
- [7] 高坚, 杨念, “中国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框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年第5期, 第3—12页。
- [8] 龚刚, “实际商业周期: 理论、检验与争议”, 《经济学(季刊)》, 2004年第3卷第4期, 第786—802页。
- [9] 龚刚, 《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10] 龚刚, “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基于宏观计量模型的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年第12期, 第3—13页。
- [11] 龚刚, 林毅夫, “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 《经济研究》, 2007年第4期, 第53—66页。
- [12] Gong, G., and W. Semmler, *Stochastic Dynamic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Keynes, J.,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Rate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 [14] Mankiw, G., “Small Menu Cost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100(2), 529—538.
- [15] Nell, E., “Competition and Price-Taking Behavior”, in E. J. Nell (ed.): *Growth, Profit and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6] Rotemberg, J., “Stick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 90(6), 1187—1211.
- [17] Walras, L., *Ele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Lausanne: Corbaz, 1874.

¹² 参见龚刚(2005, 第十一章)。

- [18] Weintraub, E. ,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A Critical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7(1), 1—23.
- [19] Wicksell, K. , *Interest and Prices*, 1898,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ahn, R. , London: Macmillan, 1936.
- [20] Woodford, M. , *Interest Rate and Pri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surrecting Keynes —70 Years After *The General Theory*

GANG GONG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Full confidence expectation” is a basic hypothesis behi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General Theory*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a revolution to this neoclassical hypothesis. Keynesian determination of output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ultiplier process that reflects a market exchange process; “A Trading Day in Javits Center”. Comparing to Walrasian trading process implied by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 Trading Day in Javits Center” seems to be more close to the reality. Such a trading process can also express money circulation. The critique of micro-foundation to Keynesian economic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s micro-foundation does not exist. Indeed, this is a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of economics. Finally, comparing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 Keynesian economics is more appropriate to explain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JEL Classification B20, B40, E10, D01